

爱心诵读 名家作品选

天使在人间

美绘版



Tian Shi 小说卷一
Zai Ren Jian



皇冠书系引领
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使在人间



主 编◎高洪波
执行主编◎李东华

天使在人间

美绘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在人间·小说卷·(一):美绘版/高洪波主编;曹文轩等著.—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6重印

ISBN 978-7-5007-8376-3

I. 天... II. ①高... ②曹...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627 号

TIAN SHI ZAI REN JIAN

小说卷 (一)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徐寒梅 缪 惟 胡 光

装帧设计: 缪 惟

责任编辑: 高秀华 缪 惟

美术编辑: 缪 惟

插 图: 徐 萃 姬少华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 编 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 行 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10 1/16

印 张: 12.5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56 千字

印 数: 10001—15000 册

ISBN 978-7-5007-8376-3/I · 836

定 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序言

XUYAN



当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越来越吸引孩子们的眼球的时候，他们还需不需要传统的阅读？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少儿读物琳琅满目的今天，他们又该读些什么？这是值得全社会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的阅读，将对他的心智、情感和个性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是人生特定发展阶段所必需的营养。但是，做家长的往往热衷于给孩子们快速增长的身体补钙，却经常忽略了多姿多彩的精神食粮的提供。

在孩子们的阅读中，那些经过时间的磨洗和众多读者检验的经典作品是不可忽视的资源，它们有利于少年儿童纯正健康的审美情趣的养成，提升他们作为现代文明人的综合素质。这些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曾经伴随了几代孩子的童年，在他们稚嫩的心灵需要抚慰的时候给予他们温柔的呵护。我们相信童年是可以分享的，童年精神是相通的，这些高水准的作品必能给今天的孩子以难得的文学滋养和精神抚慰。这正是我们编选这套“天使在人间——爱心诵读名家作品选”丛书的初衷。

这套丛书并不是对我国已近百年的儿童文学成果的全面展示，而是以“爱”的主题为宗旨，我们从中选编了小说两卷、童话两卷、散文两卷。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再次为“爱”之丰富与博大而感动。我们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陈旧而单一的主题中，居然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形态，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为何“爱”会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爱”，的确是不老的言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发现，孩子稚嫩的心灵对“爱”那么的敏感，无论是亲情、友情、师生之情还是朦胧的爱情，都是那么的渴盼。我想，今天的孩子们也有同样的渴望。这套丛书能够滋润童心，让孩子们感受爱、思考爱，寻找到爱的真谛。同时，这套丛书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如《儿童文学》典藏文库、《冰心儿童文学全集》（美绘版）等。他们对我国儿童文学经典的重新发掘，为推动一种健康纯正的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取向和保护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虔诚的、切实的努力，而“天使在人间——爱心诵读名家作品选”这套丛书的策划与出版，无疑再次显示了他们的这种眼光、气度和品位。

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作者、出版界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我相信，这一套丛书会为儿童文学的阅读提供一个优秀的范本。但是，任何选本，囿于选编者的阅读视野和鉴赏水平，难免挂一漏万，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6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宗 璞 鲁 鲁 | 1

林海音周记本 | 16

邱 勋 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 | 26

曹文轩 第十一根红布条 | 36

曹文轩 再见了，我的星星 | 46

梅子涵 走在路上 | 69

秦文君 少女罗薇 | 77

秦文君 四弟的绿庄园 | 88

目录



CONTENTS

黄蓓佳 小船，小船 | 101

沈石溪 第七条猎狗 | 111

赵丽宏 佩雷斯和他的皮夫 | 126

刘厚明 阿诚的龟 | 145

三 三 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 165

卢振中 树叶小船儿 | 182

◎宗 璞

鲁 鲁

L U L U

鲁鲁坐在地上，悲凉地叫着。树丛中透出一弯新月，院子的砖地上洒着斑驳的树影和淡淡的月光。那悲凉的嗥叫声一直穿过院墙，在这山谷的小村中引起一阵阵狗吠声。狗吠声在深夜本来就显得凄惨，而鲁鲁的声音更带着十分的痛苦、绝望，像一把锐利的刀，把这温暖、平滑的春夜剪碎了。

他大声叫着，声音拖得很长，好像一阵阵哀哭，令人不忍卒听。他那离去了的主人能听见吗？他在哪里呢？鲁鲁觉得自己又处在荒野中了。荒野中什么也没有，他不得不用嗥叫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院子北端有三间旧房。东头一间还亮着灯，西头一间已经黑了。一会儿，西头这间响起窸窣的声音，紧接着房门开了，两个孩子穿着本色粗布睡衣，蹑手





蹑脚走了出来。十岁左右的姐姐捧着一钵饭，六岁左右的弟弟走近鲁鲁时，便躲在姐姐身后，用力揪住姐姐的衣服。

“鲁鲁，你吃饭吧，这饭肉多。”姐姐把手里的饭放在鲁鲁身旁。地上原来已摆着饭盆，一点儿不曾动过。

鲁鲁用悲哀的眼光看着姐姐和弟弟，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四脚很短，嘴很尖，像只狐狸；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颈上套着皮项圈儿，项圈儿上拴着一根粗绳，系在大树上。

鲁鲁原是一个孤身犹太老人的狗。老人住在村上不远，前天死去了。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对人对世没有任何影响。后事很快办理完毕。只是这短脚的白狗守住房子悲哭，不肯离去。人们打他，他只是围着房子转。房东灵机一动说：“送给范先生养吧。这洋狗只合适下江人养。”这小村中习惯地把外省人一律称作下江人。于是他硬被拉到范家，拴在这棵树上，已经三天了。

姐姐弟弟和鲁鲁原来就是朋友。他们有时到犹太老人那里去玩，他们大概是老人仅有的客人了。老人能用纸叠出整栋的房屋，各房间里还有各种摆设。姐姐弟弟带来的花玻璃球便是小圆圈，在纸做的房间里滚来滚去。老人还让鲁鲁和他们握手，鲁鲁便伸出一只前脚，和他们轮流握上好几次。他常跳上老人坐椅的宽大扶手，把他那雪白的头靠在老人雪白的头旁边，瞅着姐姐和弟弟。他那时的眼光是驯良、温和的，几乎带着笑意。

现在老人不在了，只剩下了鲁鲁，悲凉地嗥叫着的鲁鲁。

“鲁鲁，你就住在我们家。你懂中国话吗？”姐姐温柔地说，“拉拉手吧？”三天来，这话姐姐已经说了好几遍。鲁鲁总是突然又发出一阵悲嗥，并不伸出手来。

但是鲁鲁这次没有哭，只是咻咻地喘着，好像跑了很久。姐姐伸手去摸他的头，弟弟忙拉住姐姐。鲁鲁咬人是出了名的，一点儿不出声音，专门咬人的脚后跟。“他不会咬我。”姐姐说，“你咬吗？鲁鲁？”随即把手放在他头上。鲁鲁一阵战栗，连毛都微耸起来。老人总是抚摸他，从头摸到脊背。那只大手很有力，这只小手很轻，但却这样温柔，使鲁鲁安心。他仍咻咻地喘着，向姐姐伸出了前脚。

“好鲁鲁！”姐姐高兴地和他握手，“妈妈！鲁鲁愿意住在我们家了！”

妈妈走出房来，在姐姐介绍下和鲁鲁握手，当然还有弟弟。妈妈轻声责备姐姐说：“你怎么把肉都给了鲁鲁？我们明天吃什么？”

姐姐垂了头，不说话。弟弟忙说：“明天我们什么也不吃。”

妈妈叹息道：“还有爸爸呢，他太累了。——你们早该睡了。鲁鲁今晚不要叫了，好吗？”

范家人都睡了。只有爸爸仍在煤油灯下著书。鲁鲁几次又想哭一哭，但是望见窗上几乎是趴在桌上的黑影，便把悲声吞了回去，在喉咙里咕噜着，

变成低低地轻吼。

鲁鲁吃饭了，虽然有时还免不了嗥叫，情绪显然已有好转。妈妈和姐姐解掉拴他的粗绳，但还不时地叮嘱弟弟，不要敞开院门。这小院是在一座大庙里，庙里复房别院，房屋很多。许多城里人迁乡躲空袭，原来空荡荡的古庙，现在充满了人间烟火。

姐姐还引鲁鲁去见爸爸。她要鲁鲁坐起来，把两只前脚伸在空中拜一拜。“作揖，作揖！”弟弟叫道。鲁鲁的情绪尚未恢复到可以玩耍，但他照做了。“他懂中国话了！”姐弟两人都很高兴。鲁鲁还伸出一只前爪，主动和爸爸握手。平常好像什么都视而不见的爸爸，抱着鲁鲁前后打量一番，说：“鲁鲁是什么意思？是意绪文吧？它像只狐狸，应该叫银狐。”爸爸的话在学校很受重视，在家却说了也等于没说，所以鲁鲁还是叫鲁鲁。

鲁鲁很快也和猫儿菲菲做了朋友。菲菲先很害怕，警惕地躬着身子向后退，一面发出“呲——”的声音，表示自己也不是好惹的。鲁鲁却无一点儿敌意。他知道主人家的一切都应该保护。他伸出前脚给猫，惹得孩子们笑个不停。菲菲终于明白了鲁鲁是朋友，他们互相嗅鼻子，宣布和平共处。

过了十多天，大家认为鲁鲁可以出门了。他总是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大家都很放心。有一天，鲁鲁出了门，踌躇了一下，忽然往犹太老人原来的住处走去了。那里锁着门，他便坐在门口嗥叫起来。还是那样悲凉，那样哀痛。他想起自己的不幸，他的心曾遗失过了。他努力思索老人的去向。这时几个人围过来，“嚎什么？畜生！”人们向他扔石头。他站起身跑了，却没有回家，一直下山，向着城里跑去了。

鲁鲁跑着，伸出舌头。他的腿很短，跑不快。他尽力快跑。因为他有一个谜，他要去解开这个谜。

乡间路上没有车，也少有行人。路两边是各种野生的灌木，自然形成两

道绿篱。白狗像一片飘荡的羽毛，在绿篱间移动。间或有别的狗跑来，那大都是笨狗，两眼上各有一小块白毛，乡人称为四眼狗。它们想和鲁鲁嗅鼻子，或打一架，鲁鲁都躲开了。他只是拼命地跑，跑着去解开一个谜。

他跑了大半天，黄昏时进了城，在一座旧洋房前停住了。门关着，他就坐在门外等，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叫。这里是犹太老人和鲁鲁的旧住处。主人是回到这里来了吧！怎么还听不见鲁鲁的哭声呢？有人推开窗户，有人走出来看，但都没有那苍然的白发。人们说：“这是那洋老头的白狗。”“怎么跑回来了？！”却没有人间一句洋老头的究竟。

鲁鲁在门口蹲了两天两夜。人们气愤起来，下决心处理他了。第三天早上，几个拿着绳索棍棒的人朝他走来。一个人叫他：“鲁鲁！”一面丢来一根骨头。他不动。他既饿又渴，又想睡。他想起那淡黄的土布衣裳，那温柔的小手拿着的饭盆。他最后看着屋门，希望在这一瞬间老人会走出来。但是没有。他跳起身，向人们腿间冲过去，向城外跑去了。



他得到的谜底是再也见不到老人了。他不知道那老人的去处，是每个人，连他鲁鲁终究都要去的。

妈妈和姐姐都抱怨弟弟，说是弟弟把鲁鲁放了出去。弟弟表现出男子汉的风度，自管在大树下玩。他不说话，可心里很难过。傻鲁鲁，怎么能离开爱自己的人呢！妈妈走过来，把鲁鲁的饭盆、水盆摞在一起，预备扔掉。已经是第三天黄昏了，不会回来了。可是姐姐又把盆子摆开。才刚三天呢，鲁鲁会回来的。

这时，有什么东西在院门上抓挠。妈妈小心地走到门前听。姐姐忽然叫起来冲过去开了门。“鲁鲁！”果然是鲁鲁，正坐在门口咻咻地望着她们。姐姐弯下身去抱着他的头，他舐姐姐的手。“鲁鲁！”弟弟也跑过去欢迎。他也舐弟弟的手，小心地绕着弟弟跑了两圈儿，留神不把他撞倒。他蹭蹭妈妈，给她作揖，但是不舐她，因为知道她不喜欢。鲁鲁还懂得进屋去找爸爸，钻在书桌下蹭爸爸的脚。那晚全家都高兴极了。连菲菲都对鲁鲁表示欢迎，怯怯地走上来和鲁鲁嗅鼻子。

从此，鲁鲁正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他忠实地看家，严格地听从命令，除了常在夜晚出门，简直无懈可击。他会超出狗的职责范围，帮菲菲捉老鼠。老鼠钻在阴沟里，菲菲着急地跑来跑去，怕它逃了。鲁鲁便去守住一头，菲菲守住另一头。鲁鲁把尖嘴伸进盖着石板的阴沟，低声吼着。老鼠果然从另一头逃出来，落在菲菲的爪下。由此爸爸考证说，鲁鲁本是一条猎狗，至少是猎狗的后裔。

姐姐和弟弟到山下去买豆腐，鲁鲁总是跟着。他很愿意咬住篮子，但是他太矮了，只好空身跑。他常常跑在前面，不见了，然后忽然从草丛中冲出来。他总是及时收住脚步，从未撞倒过孩子。卖豆腐的老人有时扔给鲁鲁一块肉骨头，鲁鲁便给他作揖，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姐姐弟弟有时和村里的孩

子们一起玩，鲁鲁便耐心地等在一边，似乎他对那游戏也感兴趣。

村边有一条晶莹的小溪，岸上有些闲花野草，浓密的柳荫沿着河堤铺开去。他们三个常到这里，在柳荫下跑来跑去，或坐着讲故事。住在T市的唐伯伯，是爸爸的好友，一次到范家来，看见这幅画面，曾慨叹道，他若是画家，一定画出这绿柳下、小河旁的两个穿土布衣裳的孩子和这条白狗，好抚慰战争的创伤。唐伯伯还说鲁鲁出自狗中名贵的家族。但范家人并不关心这个，鲁鲁自己也毫无兴趣。

其实鲁鲁并不总是好好听故事。他常跳到溪水里游泳。他是天生的游泳家，尖尖的嘴总是露在绿波面上。妈妈可不赞成他们到水边去。每次鲁鲁的毛湿了，便受到责备：“你又带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掉到水里怎么办？”她说着，鲁鲁抿着耳朵听着，好像他是那最大的孩子。

虽然妈妈责备，因姐姐弟弟保证决不下水，他们还是可以常到溪边去玩，不算是错误。一次，鲁鲁真的犯了错误。爸爸进城上课去了，他一周照例有三天在城里。妈妈到邻家守护一个病孩。妈妈上过两年护士学校，在这山村里义不容辞地成为了医生。她临出门前一再对鲁鲁说：“要是家里没有你，我不能把孩子扔在家。有你我就放心了。我把他们两个交给你，行吗？”鲁鲁懂事地听着，摇着尾巴。“你夜里可不能出去，就在房里睡，行吗？”鲁鲁感觉到妈妈的手抚在背上的力量，他对于信任是从不辜负的。

鲁鲁常在夜里到附近山中去捉活食。这里山林茂密，野兔、松鼠很多。他跑了一夜回来，总是精神抖擞，毛皮发出润泽的光。那是野性的、生命的光辉。活食辅助了范家的霉红米饭，那米是当作工资发下来的，霉味胜过粮食的香味。鲁鲁对米饭和那米中一把把抓得起来的肉虫都不感兴趣。但这几天，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姐姐弟弟，晚上也不出去。如果第四天不是赶集，他们三个到集上去了的话，鲁鲁秉赋的狗的弱点也还不会暴露。

这山村下面的大路是附近几个村赶集的地方，七天两头赶，每次都十分热闹。鸡鱼肉蛋，盆盆罐罐，还有鸟儿猫儿，都有卖的。姐姐来买松毛，那是引火用的，一辫辫编起来的松针。买完了便拉着弟弟的手快走，对那些明知没有钱买的好东西，根本不看。弟弟也支持她，加劲儿地迈着小腿。走着走着，发现鲁鲁不见了。“鲁鲁！”姐姐小声叫。这时听见卖肉的那边许多人又笑又嚷：“白狗要把戏！来！翻个筋斗！会吧？”他们连忙挤过去，见鲁鲁正坐着作揖，要肉吃。

“鲁鲁！”姐姐厉声叫道。鲁鲁忙站起来跑到姐姐身边，仍回头看那挂着的牛肉，那里还挂着猪肉、羊肉、驴肉、马肉。最吸引鲁鲁的是牛肉，他多想吃！那鲜嫩的、带血的牛肉，他以前天天吃的。尤其是那生肉的气味，使他想起追捕、厮杀、自由、胜利；想起没有尽头的林莽和山野，使他晕头转向。

卖肉人认得姐姐弟弟，笑着说：“这洋狗到范先生家了。”说着顺手割下一块，往姐姐篮里塞。村民都很同情这些穷酸教书先生，听说一个个学问不小，可养条狗都没本事！

姐姐怎么也不肯要，拉着弟弟就走。这时鲁鲁从旁猛地一蹿，叼了那块肉，撒开四条短腿，跑了。

“鲁鲁！”姐姐提着装满松毛的大篮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追，弟弟也跟着跑。人们一阵哄笑，那是善意的、好玩的哄笑，但听起来并不舒服。

等他们跑到家，鲁鲁正把肉摆在面前，坐定了看着。他讨好地迎着姐姐，一脸奉承，分明是要姐姐批准他吃那块肉。姐姐扔了篮子，双手捂着脸，哭了。

弟弟着急地给她递手绢，又跺脚训斥鲁鲁：“你要吃肉，你走吧！上山里去，上别人家去！”鲁鲁也着急地绕着姐姐转，伸出前脚轻轻抓她，用头蹭

她，对那块肉没有再看一眼。

姐姐把肉埋在院中树下。后来妈妈还了肉钱，也没有责备鲁鲁。因为事情过去了，责备他是没有用的。鲁鲁竟渐渐习惯了少肉的生活，隔几天才夜猎一次。同荒野的搏斗比起来，他似乎更依恋人所给予的温暖。爸爸说，原来箪食瓢饮，狗也能做到的。

鲁鲁还犯过一回严重错误，那是无可挽回的。他和菲菲是好朋友，常闹着玩。他常把菲菲一拱，让她连翻几个身，菲菲会立刻又扑上来，和他打闹。冷天时菲菲会离开自己的窝，挨着鲁鲁睡。这一年菲菲生了一窝小猫，突然对鲁鲁凶起来。鲁鲁不识趣，还伸嘴到她窝里，嗅嗅她的小猫。菲菲一掌打在鲁鲁鼻子上，把鼻子抓破了。鲁鲁有些生气，一半也是闹着玩，把菲菲轻轻咬住，往门外一抛。不料菲菲惨叫一声，在地上扑腾几下，就断了气。鲁鲁慌了，过去用鼻子拱她，把她连翻几个身，但她不像往日一样再扑上来，她再也不能动了。

妈妈走出房间看时，见鲁鲁坐在菲菲旁边，唧唧咛咛地叫。他见了妈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趴在地上，腹部着地，一点一点地往妈妈脚边蹭；一面偷偷翻眼看妈妈的脸色。妈妈好不生气：“你这只狗！不知轻重！一窝小猫怎么办！你给养着！”妈妈把猫窝杵在鲁鲁面前。鲁鲁吓得又往后蹭，还是不敢站起来。姐姐弟弟都为鲁鲁说情，妈妈执意要打。鲁鲁慢慢退进了屋里。大家都以为他躲打，跟进去看，见他蹭到爸爸脚边，用后脚站起来向爸爸作揖，一脸可怜相，原来是求爸爸说情。爸爸摸摸他的头，看看妈妈的脸色，乖觉地说：“少打几下，行吗？”妈妈倒是破天荒准了情，说绝不多打，不过鲁鲁是狗，不打几下，不会记住教训。她只打了鲁鲁三下，每下都很重。鲁鲁哼哼唧唧地小声哭着，可是服帖地趴着受打。房门、院门都开着，他没有一点儿逃走的意思。连爸爸也离开书桌看着鲁鲁说：“小杖则受，大杖则

走。看来你大杖也不会走的。”

鲁鲁受过杖，便趴在全国窝里。妈妈说他是在忏悔，不准姐姐弟弟理他。姐姐很为菲菲和小猫难受，也为鲁鲁难受，她知道鲁鲁不是故意的。晚饭没有鲁鲁的份。姐姐悄悄拿了水和剩饭给他，鲁鲁呜咽着舐她的手。

和鲁鲁的错误比起来，他的功绩要大得多了。一天下午，有一家请妈妈去看一位孕妇。她本来约好要往一个较远的村庄去给一个病人送药，这任务便落在姐姐身上。姐姐高兴地把药装好。弟弟和鲁鲁都要跟去，因为那段路远，弟弟又不大舒服，遂决定鲁鲁陪弟弟在家。妈妈和姐姐一起出门，分道走了。鲁鲁和弟弟送到庙门口，看着姐姐的土布衣裳的淡黄色消失在绿丛中。

妈妈到那孕妇家，才知道她就要临盆，便等着料理，直到婴儿呱呱坠地，一切停妥才走。到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只见家中冷清清点着一盏煤油灯，鲁鲁哼唧着在屋里转来转去。弟弟一见妈妈便扑上来哭了，“姐姐，”他说，“姐姐还没回家——”

